

独 幕 话 剧



两条渠道

辽宁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两条渠道.....杨淑慧 房纯如 (1)
- 运哪家货.....锦州铁路分局业余文艺创作组集体创作 (33)
- 机站的春天.....北镇县文艺宣传队集体创作 (68)
-

两 条 渠 道

杨淑慧 房纯如

人物：田月英——南沟生产队队长，二十三岁。

何为明——南沟生产队副队长，四十五岁。

王福来——社员，五十岁。

李国成——生产组长，二十五岁。

王晓霞——社员，王福来的女儿，十八岁。

丁德臣——生产队会计，四十岁。

〔一九七五年春，某日上午。〕

〔南沟生产队院内。正面是一道院墙，中间有门。右侧露出队部办公室房山头的一角，后边是一棵盛开的杏树。院内有犁杖、耢耙架子等农具。墙壁上写有“奋发图强，誓跨‘长江’”的标语。墙外可见房舍和线路。后边山下，正在修筑一条环山渠。〕

〔幕启。何为明正在场上安镐把，李国成跑上。〕

李国成 何队长，何队长！

何为明 啥事呀？

李国成 何队长，那篇《渠道为什么绕道走？》的小评论，你看完了没有？

何为明 你就关心小评论。我说国成，咱这环山渠后天就得全部完工，把水泵一取来，方塘就放水啊，这可关系到咱今年“‘黄河’不站奔‘长江’”啊。

李国成 这我知道。

何为明 那王福来家跟前那段渠道，你们小组为啥还不动工？

李国成 动工？两条渠道，让我们在哪儿上下家什？

何为明 后改的那条呗。

李国成 我不同意！

何为明 为啥？

李国成 那篇小评论就是我的观点。头几天，月英队长在家领咱定了一条渠道，那王福来为了套大院，扒了旧墙垒新墙，硬把咱们划好的渠道套进他家院子里去。可你这个当队长的，不但不管，反而给他改线让道，又在他非法垒起的新墙外边，另划条渠道。你这是什么原则？

何为明 国成啊，你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内情不那么简单啊。

李国成 有什么不简单的？我早看清了。何队长，我们要让这篇小评论上黑板报，你同意不？

何为明 国成啊，写小评论我赞成，可王福来这事……咱可不能乱扔手榴弹哪。

李国成 乱扔？目标是损公肥私，这有啥错？

何为明 咳，国成啊，你是生产组长，办啥事不能由着性子乱来。王福来家套大院墙是个小事——

李国成 什么？把集体的地都套进去了，这事还小哇？

何为明 我这话还没说完嘛。咱队上修渠道是个大事，你想想，这若弄不好，他跟你来个胡搅蛮缠，影响咱修渠道，这可就要因小失大呀。

李国成 哼，我看哪，这事若不管，倒要因小失大。

何为明 国成啊，生产这么忙，这些事管不管都不吃紧。再说，那王福来是个中农户，是个团结对象，弄不好，是个政策问题啊。

李国成 什么政策？我看你这是邪门歪道采取退让政策。那好，把稿子给我吧！

何为明 国成，你还非往外贴不可呀？

李国成 这个你就别管了。

何为明 哎呀，这稿子让我放哪了？也不能拉家啊。

李国成 你给弄丢了？

何为明 丢是丢不了，找到了，我就给你。

李国成 不用找了，我这还有一份。

何为明 我说国成啊，你可别用这小评论去捅马蜂窝啊，这若影响生产，咱当干部的都有责任啊。

李国成 你说啥吧，这个马蜂窝我是捅定了。等月英回来再说。

何为明 什么？你还要找月英？国成啊，咱月英是新上任的队长，让她一心一意地抓抓生产吧。再说，那老王家是她没过门的婆家，那王福来是她未来的公公，你说她管不管吧？你这不是硬逼着人家撕破脸？国成，你也老大不小了，就让干部省点心吧！（欲下又止）国成，王福来家跟前那段渠道，你可别不当

回事，到时候，可别影响环山渠放水啊。赶快组织人把它挖出来吧！啊。（下）

李国成 （自语）何队长不敢管，一让再让，王福来又是新上任队长田月英的公公……难道就真的让他用一面墙，把咱们的渠道拦腰斩断不成？不，不能！生产队没人管，我去找大队。对，去找大队。（欲走）

〔田月英挑潜水泵上。〕

田月英 国成！

李国成 啊，月英！

田月英 这是急着到哪去？

李国成 去找大队干部。

田月英 咱队发生什么事了？

李国成 嗯。可你……（走去）

田月英 国成！

〔李国成止步。田月英从挑筐里拿出几根标桩。〕

田月英 国成，你看！

李国成 这不是王福来家跟前后改的那条渠道的标桩吗？

田月英 我临走前，咱们不是一块划好了线，定好了桩，怎么一夜工夫，这渠道又改了？

李国成 你看改的咋样？

田月英 改得好，这标桩我就不拔了。

李国成 改这渠道可跟王福来有关。

田月英 是大院墙挡住了渠道。

李国成 对！可那墙已经垒起来了。

田月英 根基不牢，早晚也得倒。

李国成 这情况你都了解了？

田月英 我到老王家去过了。（稍停）国成，快到大队去吧。

李国成 我不去了。

田月英 哎，你不是要找大队干部吗？

李国成 这回，我不用上大队了。（拿出小评论）你看我们写篇小评论。

田月英 （接过来，看）《渠道为什么绕道走？》

李国成 这是我们几个小青年合起来写的。

田月英 好！轰的是正地方！对这种私有观念，就得这么斗。

李国成 你看写的对不？哪疙瘩不够劲？

田月英 （从兜里掏出一份报纸）国成，看！

李国成 （接过来，看）《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田月英 这里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国成，咱们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好。

李国成 今晚的政治夜校咱就组织学习。

田月英 国成，用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来修改小评论，那就有了劲了。

李国成 嗯，对。

田月英 还有，最后要问问：为什么套大院墙？把大墙后面的秘密亮出来。改好以后就写出去。

〔丁德臣手拿铁锹上。〕

李国成 老会计，这个小评论有出头之日了。

丁德臣 我就说咱月英非支持不可嘛。

李国成 我说月英，才刚，我对你估计不足了。我寻思，那王福来是你未来的公公啊。

田月英 所以，要去找大队干部。

李国成 嗯，你这个新上任的队长……

田月英 以后可多帮助咱点！

李国成 嘿嘿，我改这篇小评论去了。

田月英 改好了，就把这发炮弹打出去。

李国成 好。（下）

丁德臣 月英，怎么提前回来了？

田月英 农机厂为了支持咱打胜农业翻身仗，师傅们就提前把潜水泵给修理好了。

丁德臣 是吗，这工人老大哥对咱真是全力支援哪！月英，这水泵钱，是打的欠条啊？

田月英 这笔账咱一会儿再算。

丁德臣 好。月英，坐哪队的车回来的？

田月英 是挑回来的。

丁德臣 什么？这么重的玩艺儿，二十多里路，又走一骨节山道，你可咋挑的？

田月英 练练肩膀头啊。

丁德臣 真是的，何队长把车都派了，明几个起早就去接你。

田月英 我这心急的恨不得飞到家，我可等不得了。

丁德臣 你呀，就是急性子！月英，走，到屋把食宿补助报了。

田月英 用不着，免了吧。（挑起潜水泵欲走）

丁德臣 这是制度。

田月英 什么制度？我一没在外头住宿，二没在街上吃饭，这可往哪补吧？

丁德臣 啊，你又蹲人家办公室了？

田月英 啊，反正是一样睡觉。

丁德臣 你又自己带的大饼子？

田月英 嘿嘿……（进办公室）

丁德臣 嗯，这姑娘……

〔何为明上。

何为明 李国成在这没有？

丁德臣 早走了。

何为明 丁会计，你去把李国成给我叫回来！

丁德臣 我没处找他去。

何为明 你说，这个李国成，到底把那篇小评论 捅 咕 出去了，还写到十字街黑板报上了。

丁德臣 嗯，这小伙子有个冲劲！

何为明 哎呀，老丁，这就够一说了，若再夸他几句，不一定还捅啥漏子呢。

丁德臣 做对的事，咱就是要支持。这些青年身上有股子冲劲，我就是看着喜欢。这都是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我说老队长，咱身上就缺这股冲劲。

何为明 你可拉倒吧，当干部的要讲一个“稳”字。你看看吧，等一会，那王福来非找上门来不可。他粘头絮尾地，三天三宿也搞不清这个乱麻团子。让他这一搅和，咱那渠道就得停工。你说这里外里，哪多哪少？

〔田月英从办公室出。〕

丁德臣 他也搅不到哪去，他还有理咋的。

何为明 那人没理也能辩三分哪。这个李国成啊，这可是谁让他往出弄的呀？

田月英 老何大叔，是我呀。

何为明 月英，咳……月英，你一回来咋就干这么个冒失事啊。

〔丁德臣进办公室。〕

田月英 老何大叔，对这种斗争精神，咱得支持，咱得为它大喊大叫才行。

何为明 这李国成，是拿那小评论乱放炮啊。

田月英 我看目标打得挺准。

何为明 哎呀，你是刚上任没有经验啊，这种事最难调理。咱当干部的，就得睁只眼闭只眼，假装看不见算了。

田月英 那可不行，对资本主义，咱得把眼睛睁大大地看着，看准了，咱还要连根把它拔掉。

何为明 象这类事，咱常碰着，拔得过来吗？我看差一差二也就别深究了。月英啊，王福来这事，我了解了，院墙是往外扩展了点。他占了这几根垄也富不到哪去，我看就算了，因为这事争来吵去的，影响生产也犯不上。

田月英 老何大叔，你这种说法我可不同意。咱看事要看本质，现象是套院墙，目的是要干什么？

何为明 就是想宽敞一点。

田月英 不见得，是不是要在这上捞点外快啊？再说，全队

若都这么套起来，那不是集体耕地越来越少，自留地越来越大吗？这个口子非堵住不可！

何为明 月英啊，这事咱可不能看过头啊。

田月英 有啥过头的？老何大叔，从去冬到今春，咱学大寨，搞水利建设，阶级敌人可没少活动啊。这阵子又说什么“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集体靠不住，个人找门路”，这是要人们走什么路？就是鼓吹资本主义嘛。这情况就值得注意。

何为明 阶级斗争这根弦咱是得绷紧啊，不过王福来这事跟这个连不上。月英，这样一来，他是非找咱队上不可。

田月英 他不来，我还要找他去谈谈呢，咱得把他引上正道啊。

何为明 月英，就是跟他谈，批评他几句也就算了，可别……

田月英 这好办，啥事都有个原则嘛。

何为明 月英，我看这篇小评论，就让国成再另换个内容吧。

田月英 这个内容正好结合理理论学习，哪能换呢。再说，刚写出去，得让大伙都看看，套大院是个别人，可私有观念，搞小生产的就不是个别人才有了。毛主席在重要指示里，不就讲了这个问题吗。

何为明 那倒是啊，可农村这事，就是属毛毛道的——岔多，解决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往外走）哎呀，那王福来找上来了！月英啊，处理这事，你可掌握着点，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下）

〔王福来推车上。

王福来 何队长。（发现田月英）月英，啥时候回来的？

田月英 回来一会儿了。

王福来 到家没有？

田月英 到了。

王福来 还没吃饭吧，走，让晓霞给擀点面条，再卧几个鸡蛋。走，家吃去！

田月英 大爷，我吃过了。

王福来 可别饿肚子啊。

田月英 你推车子干什么去？

王福来 找你们干部呗。月英啊，就在你出门这工夫，咱家让人家给上黑板报了。他们明知道你刚上任，就先敲咱家一镪头。这准是那何为明干的，他当着我面啥也不说，可背后找人给我写这玩艺儿。亏得你回来的及时啊。

田月英 大爷，你这事做的占理不占理啊？

王福来 不占理的事，咱也不能做呀。

田月英 队上正搞水利建设，你套大院墙，把渠道都给套进去了，这占的是哪家理啊？

王福来 月英，听你这话……

田月英 小评论是我让写出去的。

王福来 啊！月英啊，你，你这不是糊涂了吗，那小评论指的是咱家。

田月英 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格外支持。

王福来 这么说，你……

田月英 反对你套大院墙。

王福来 月英啊，说起来，这也是无意中的事，墙倒了得垒起来呀，怕占白天工，就摸黑干，就这么往外涨了一点……

田月英 可那墙基是头天白天清的吧？啊，是不是？

王福来 啊，是，是。

田月英 大白天能说看不清吗？

王福来 这……唉，月英啊，我当家人不说假话，什么事都有个前因后果啊，以前分自留地那咱，正赶上个地头，差我几根垄，这回，正好补这个短。

田月英 是吗？

王福来 这还有假。

田月英 那咱得查查。（向屋里喊）丁会计，把自留地的底账拿出来。

王福来 还用查，这账都记在我心里呢。

〔丁德臣从办公室出。〕

田月英 看看他家的自留地是多少？

丁德臣 一人七厘，你家五口人，一共是五七三十五。一点也不差。王福来，你可看清了。

王福来 哎？我记着是欠我两根垄啊。

丁德臣 那咱，你说队里有两棵树在你地里，树荫罩着不长庄稼，这么算缺你两根垄。

王福来 嗯，是这个账。

丁德臣 可当时就给你补足了。王福来，这账不能光往里算哪。（进办公室）

田月英 你呀，净想唬弄咱。还有什么理由？（王福来无言）

可答) 大爷，你说怎么办呢？

王福来 月英，就算我不对，可这墙已经垒半截了，还能把它扒倒了？你是队长，这队里事，还不是你一句话嘛。

田月英 大爷，这扩大院墙可就是扩大私心哪。

王福来 对对，应该上这个纲。

田月英 占集体耕地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

王福来 月英，你就狠狠地批评吧。

田月英 所以，占集体的地段必须如数退回！

王福来 月英，月英，那墙可咋办哪？

田月英 推倒！

王福来 月英，别跟你大爷开玩笑。

田月英 这可不是开玩笑，我再说一遍：墙必须推倒！

王福来 啊！推倒？月英，那块地是个弓背，抠石头平地，可费工了，这墙都快垒完了，若是扒了，我不是白搭工了，你就让这一回呗。

田月英 半回也不能让。

王福来 我当众检讨还不行吗？

田月英 咱还要看行动。

王福来 月英，亲不亲，一家人，咱这心里应该分清里和外啊。

田月英 大爷，亲不亲，看路线对不对，咱这心里应该分清公与私啊。

王福来 这是白盼你当队长了，一点光借不上。

田月英 大爷，你寻思象过去哪，地主资本家老爷们，一人

当官，亲属上天。我们是共产党，一人当干部，亲属都得为人民服务，都得带头走社会主义，谁想闹特殊占便宜，没门儿！

王福来 你——

田月英 我咋的？不来“是亲三分向”那一套，孔老二那些旧令儿，一概去掉！

王福来 象你这样的死葫芦队长，谁还能拥护你。

田月英 大家都会拥护我这样做，就连你慢慢地也能拥护我。

王福来 再选队长我算不给你举手了。

田月英 只要我当干部，就不允许你借光。

王福来 你，你简直是四楞眼睛，六亲不认。

田月英 我八亲不认！就是我亲爹，想搞歪门邪道也不行！

（稍停）我告诉你，你那墙就是垒八丈高，咱队上的渠道也不能变，还是从原道修。你想想吧，是把你那扩大的院墙不放，让渠道绕道走，还是让集体的渠道，顺顺当当地从你家门前通过？这可是一面墙，两条渠道，两条道路啊！（下）

〔王晓霞扛着一把铁锹上。〕

王福来 晓霞，爹问你个事，你哥哥头几天从采石场回来，跟月英闹别扭啦？

王晓霞 问这个干嘛？没有。

王福来 这么说他俩那事没黄啊，那这月英……

王晓霞 爹，看见小评论了？

王福来 嗯，看见了。

王晓霞 都跟你丢老人了！社员们都议论哪，说你这是拱集

体的地头子。你垒墙那咱，咱就犯疑惑，你还说是队上同意了。

王福来 你个丫头家家地懂个啥，也来跟着瞎呛呛。

王晓霞 头几天，我哥哥回家来跟你说啥了，不是不让你净顾个人，要把力气用在打农业翻身仗上嘛；不是不让你在小园田上下功夫，要一个心眼奔社会主义嘛，可没过几天你竟干出这事来！我哥哥是党员，又是采石场的干部，你这不是给他……

王福来 行了，行了，这些事我比你明白。

王晓霞 你不明白。

王福来 哎，晓霞，咱们家有这么大一包种子，我把它放梁柁上了，咋没有了？你看见没有？

王晓霞 什么种子？

王福来 这个问劲儿，是菜籽。

王晓霞 菜籽？你弄那些菜籽干什么？

王福来 这可有大用处了，你看见没有？

王晓霞 那天扫房，我把它搁起来了。

王福来 晓霞，这包菜籽，可别对外人说啊。晓霞，去吧，再推几车石头，咱那墙就垒起来了。

〔王晓霞推起车子就走。〕

王福来 哎，不对了，往那边走。

王晓霞 我才不帮你垒那个院墙哪，我这是到队上干活去。

（下）

〔何为明上。〕

王福来 哎呀，那是咱自己家的车呀！

何为明 这爷俩唱的是哪出戏啊？

王福来 啊，啊，她这是要到队上干活去。

何为明 啊。你那是，月英咋说的？

王福来 咋说的，能让我的份儿吗。

何为明 王福来，我说你两句，你可别介意啊。你看，这小评论一出去，贫下中农谁不说你的不是。人家都上工修渠，你在家干什么？王福来，这事不过三哪。你这样一个劲地任着性子还行，可不能误了咱环山渠后天报捷呀。你说，这问题不解决，就有两条渠道，让咱挖哪条？不好办嘛。王福来，月英是你们老王家没过门的儿媳妇，这姑娘刚上任，大伙都得扶她一把，你就认个错，这片云彩也就散了。

王福来 我认错了，可那月英……

何为明 啊，你认错了。

王福来 何队长，这政策可不能掌握偏哪。

何为明 偏不了。这可咋办呢？你这事，真赶上破裤子了——真缠腿，怎么偏赶咱大干的节骨眼整这事！唉！

王福来 何队长，我是不想给队上添麻烦，可那月英，虽说是咱没过门的儿媳妇，还不如两姓旁人哪，咱不想沾她的光，可她办事也太死性了。

何为明 你想怎么办吧？

王福来 怎么办？（沉思）何队长，我王福来也不占集体的便宜，咱们来个公平合理的。

何为明 这对呀，啥办法？

王福来 换地。